□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八十七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費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寒雲鬻字廣告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册。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者。其惟廣告乎。名聞中外。紙面雖小。而銷數極廣。上海報界中。惟晶報爲社會人人所歡迎。[illegible]。晶報內容。珍品名目。不但登晶報者。[illegible]。可以永久保存。不必如他報之隨讀隨棄。[illegible]。刊登廣告。請如定期。請通信。或電話。中央二千四百二十八號。

晶報廣告處啓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一曰合羣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有[illegible]又云德必有鄰皆此意也一曰行樂人生百年[illegible]則粉墨登場笙歌悅耳愛靜則樹林消蔭茗談[illegible]之法莫善於遊戲場之繁華[illegible]以斯會於及時行樂之中寓團結合羣之意一舉而兩善備焉凡我同志[illegible]（一）[illegible]（二）本會[illegible]（五）凡[illegible]（六）凡本會會員設或遇有歹人非理侵侮種種不平事故可告知本會共磋商良妥辦法（七）凡本會會員[illegible]（九）本會每月開茶話會一次每年開聚餐會一次所有茶點及[illegible]（十）凡本會會員[illegible]（十一）[illegible]（十二）本會事務所附設大世界內[illegible]本會會員均贈大世界長年遊券一張以五年爲限每日憑券可用入門及觀劇皆不須出費但該券只限會員本人[illegible]更換另給遊券爲憑（八）凡本會會員設或[illegible]會時須先繳會費銀圓一百元正五年以內不再收費[illegible]石山房隨意休憩該處備有茶茗並派茶役[illegible]均不取分文（十三）[illegible]章[illegible]一月後補給新券並條告收票員如舊券發現立即扣留注消

大世界公司謹啓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劵每張一位用足一年售洋念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薄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與治血虛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入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濕癬骨節酸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請諸君特別注意

●煙草推金馬●
●消閒此最良●
●一枝徐吸罷●
●齒頰有餘香●

頂上國貨 金馬牌香煙
每罐內均有獎劵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 五十張可換金手表帶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江逢治醫院
花柳專科

本醫生傳染[illegible]則出廣毒瘡用效[illegible]
[illegible]
附設最新發明六○六[illegible]
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出診[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頑癬 十日痊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illegible]胡開文筆墨莊。

君欲上海遊 便安穩宜乎

大行臺
旅社 新改良 減價

瘡藥

天泡瘡 黃水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興業社謹啓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illegible]

光學精深

[illegible]
電話三八九五

萬應消癧丸

[illegible]
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謹識

上海博利安電料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愛克憐
花柳聖人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效卓著

內服外用 每瓶一元一角二元一角

尙有萬應十滴水皮膚新藥中華目藥均係家常必備之品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三西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蓋世美容品 的的嬌

此藥專治男女面部之斑點雀斑黃黑煙容無論[illegible]
[illegible]
定價每料一元 每料二元六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
上海東棋盤街[illegible]號

臟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illegible]
定價購法 [illegible]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正威大藥房

痰

化痰止咳潤肺

本公司所製雙馬牌化痰止咳水功能[illegible]發行以來頗得各界歡迎凡服過之者皆知功效宏大小兒咳嗽服之尤效凡多年痰咳及一時傷風等症無不一服即愈

價目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本埠經售處 大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五洲藥房 三馬路中法藥房
外埠不便購買處可以郵票代價直寄本公司當即寄奉

上海白克路七六號 翟克製藥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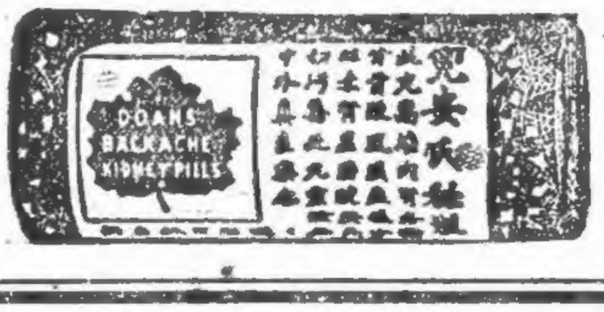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徵速治宜服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腰痛臂痛筋骨炎痛膀胱腫小便石頻有短澀便小水少便等症奇效著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辟創作

空の了

小說這種著作、必定要事實新奇、文理爽達、趣味濃厚、纔能使看的人、越看越想看、要說到新字、必定有新思想、新學理、或是科學的、或是理想的、總要有實在的學問、有益於人、用極通順流利的文法做出來、纔彀得上、說是新的小說、若是像現在那一般妄徒、拿外國的文法、做中國的小說、還要加上外國的圈點、用外國的款式、什麼的呀、底呀、地呀、她呀、鬧得烏烟瘴氣、一句通順的句子也沒有、人家一句話、他總要絡絡索索、弄成一大篇、說他是中國文呢、他那種疙裏疙瘩、實在不像、說他是外國文呢、他又分明寫的是中國字、至於內容、更說不到科學同理想啦、他還要自居爲新、未免有點不知羞恥、海上某大書店出的一種小說雜誌、「從前很有點價值、今年忽然也新起來了、內容若重的、就是新的創作、所謂創作呢、文法、學外國的樣、圈點、學外國的樣、款式、學外國的樣、創作、難道學了外國、就算創嗎、這種雜誌、既然變了非驢非馬、稍微有點小說智識的、是決不去看他、就是想去翻翻他、看他到底是怎麼回事、頂多看上三五句、也就要頭昏腦脹、廢然捲卷了、可憐的是、那般智識未充、文字初植的青年學生們、看了這種的創作、既是爲他這新字所眩、又是做了這種創作、無論文字如何粗淺、都可以避去的、就樂得的取巧了、如果都照這樣做下去、不但害盡青年、連我國優美高尚的文字、恐怕漸漸都要消滅哩、你說可慮不可慮啊、那一般做創作的人、都是些很有用的青年、不好好的去修業圖進、却取巧做這種不中不西的文字、來掩飾自己的不通、沽一般無智識人的虛譽、竟沒有想到害後來的青年、眞是又可歎惜、又可痛恨哪、獨怪那爿大書店、裏面很有幾位算是通人的、怎麼竟他去流毒呢、有人說是、他們拿創作兩個字來發動、好在學生界裏、多銷幾份、開書店的、原是惟利是圖、無足深怪、不過多銷一份、就多害一個青年、我國優美高尚的文字、就減少一分昌盛的希望、唉、

軍閥的私產

（丹翁）

做官好比做買賣、這已久經如此了、不過如今更甚、軍閥格外是做大買賣的、一做了督軍、大概只要一兩個年頭、就可以掙到千萬、幸而做上三五年七八年、却已是非常的財主了、但一旦做了今日的陳樹藩陸榮廷之類、所有在本省的私產、倒十分危險呢、別的督軍、誰不是聰明人、誰不知道現在時勢大不穩、他們鑒了這樣充公的前車、能不預先想想法子嗎、「諸位替他們獻策、究竟怎樣營運的好、在我看、當然是到租界來辦一種投機的商業爲千妥萬當、並且還有人反對我這句話、說、「官來做商、要把眞正的商人擾亂哩、」我說、難道叫軍閥把所有的私產靜候着充公嗎、或是全數存到外國銀行去嗎、陳樹藩陸榮廷、當然是不願意做了、談到外國銀行、不獨國際上出了亂子、是極危險、即便安安穩穩把擄掠來的全國精華、一擱刮子讓外國去生息處置、享受利益、在軍閥還無所謂吃苦、全國的國民、却暗暗的吃了大虧了、所以我覺的能引誘他們到上海來辦一種投機的商業、最是上策、倘或他們命運好、依舊得手、那末、只當他們還是個軍閥罷了、並且『楚弓楚得、』也不在甚麼、更況在商言商、只要他們有本領做「托辣斯」只管幹呀、若是他們不幸、投機而敗、那末、更好了、算是將打刼百姓的、仍舊還給百姓、別的商人、還有甚不願意呢

擬虞洽卿巨著『富源』序

（愛儂）

中國實業大家虞洽卿先生、面孔黑、喉嚨破、頭髮花、臂膀粗、望而知爲一商界偉人、決非搔首弄姿之文人比也、然而今者忽披露其將有大著作名『富源』者出版行世、全書共百萬餘言、洵是虞洽卿先生一生心血之成績、洋洋乎大觀哉、夫虞洽卿先生者、吾人但見其南北奔馳、辦交易之所、叩農財之門、偶有餘暇、亦惟倫問於梁淑王巧之宅、而初不知尚有餘力、伏案疾書、出其致富之方、懸惑來者、而有此等身之大著作也、

說者謂虞君以白手起家、今成巨富、本其經驗所得、已足令人仰慕、而其宣言書中、則且言『書中種種法術、皆未經人道之珍秘心得、』可謂致富之終南捷徑、『我知此書一出、數百萬部、當不脛而走、』顧何以僅有五百部之限價乎、我又知此書一出、將使南通張狀元見之、瞠目咋舌、自慚勿及、而王正廷博士、亦且心折於鄉前輩之富於學識、而甯波諸同鄉讚之、當深歎阿德哥之全知全能、爲阿拉所當效法也、

舟談芙蓉草

（小隱）

遊天懷白（卽尹尹）兩君、於不佞之歐化芙蓉草一篇、似有不滿、爲文相質、均見報章、二君醉心芙蓉者也、而不佞亦曾列芙蓉於正樂三艷、二君因愛芙蓉、加以曲諒、不佞因愛芙蓉、故亦求全、仁智之見、雖不甚同、其爲愛芙蓉則一也、遊天君、恐舊戲之破產、欲保舊戲、不忍菲責、不佞以爲破產、即肇端於此輩、是以對稍改良之名、而妄毀成規者、不能稍恕、此其欲保舊戲之道、雖不同、而用心又一也、宗旨既不相背、則見解上不妨再盡我所言、與二君一商榷之、

新舊戲、（指時裝文明戲與戲裝皮黃戲）不容混淆、新戲只重表情、舊戲兼重藝術、而藝術上、又莫不與服裝上有關係、一經改良、全體皆非、謂爲新戲乎、則羅鼓絲弦、未免近於蛇足、謂爲舊戲乎、則便衣小帽、何從施其身段、且用時裝、自不能念上口白、而爲戲之念白、上口與不上口、卽莊重與輕浮之分別、若生淨旦、則多莊重、故用上口白、若貼丑、則多輕浮、故用不上口白、此外有涉滑稽、偶一用之者、如楊小樓八大錘「你坐下吧沒有什麼講究」劉鴻聲斬黃袍、「念弟妹你收兵吧」別讓我着急了」雖已視爲故常、實則不足爲法、仍不免爲識者所譏也、今安公子之小生、及其蒼頭之老生、均改時裝、用不上口白、在舊戲中、實無先例、而一味羅鼓、又大唱西皮二黃、在新戲中、亦無此辦法、似此新舊夾雜、豈非非驢非馬、桐珊識字知書、能將舊戲改良、至於如此、豈卽所謂他人不及之聰明能力歟、

舊戲服裝、自周秦以迄明清、純屬一律、雖稱古裝、然不能以時代相考証、亦只可名之爲戲裝而已、皮黃之戲裝、既其當日規定若此、今日之演皮黃者、亦只好因其成法、如必欲以時代爲依歸、或事體大、竊恐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徒屆庸人自擾而已、

遊天君、以安公子爲清時旗人、頗以芙蓉草之主張便衣小帽爲是、試問彭公案、施公案、亦皆清代故事、何盜御馬、蚻蜡廟之黃天覇等人、未見用清時冠服、如令楊小樓着便衣小帽、而演盜御馬、吾不知其身段架式、成何現象、設使芙蓉草、演盜御馬、經其改良、亦不過爲變相之塔子溝、鐵公雞而已、又如紅樓夢、亦爲清時故事、何梅蘭芳之林黛玉、舍故有戲裝、而別求古裝、例以芙蓉草之改良、豈非亦大訛謬、然使林姑娘改服時裝、則梅大藝員之身段姿勢、恐亦莫由盡其所長、而寶二爺之便衣小帽、恐芙妙香既未進過笑舞台、亦未必能畢措得宜也、

懷白君、以安公子爲旗人、欲以用京白爲是、竊以爲戲中方言、應以戲之歷類爲標準、如梆子腔、自山東、河南、直隸、山西之分、皮黃戲、源出鄂省、盛行都下、故其爲上口白、則以中州韻、湖廣音、爲標準、不上口白、則以京語爲標準、今欲以劇中人之爲何處籍貫、演者卽須操何處方音、如安公子之爲旗人、須用京白、倘爲皮黃家之本能、若戲鳳之鳳姐、則爲山西人、醉酒之貴妃、則爲陝西人、試用演者、亦能操山陝之方音乎、若然、則未學唱戲之前、先須盡習全國各處之方言、然後方能聲吻畢肖、有是理乎、

余莊輟業、距今廿載、談者、是否曾及見之、未敢臆斷、則其謂芙蓉似余莊、亦未足信、然十三妹爲武旦之裝束、其翻觔斗沾蹤、自非上蹻不能盡其姿態、王瑤卿之敎鄂玉琴、雖能得其佳處、無如其爲青衣改造、於蹻向所未習、其時既尚未開天足之風、復未開廢蹻高論、彼不用蹻、殊非得已、如云、今之唱刀馬旦者、若取法瑤卿、則始作俑者、不可謂非劇界之罪人也、

絕之桐珊、在民國初元、本一可造之材、年來趨入歧途、恐將流爲江湖法派、不佞之所以不惜褚墨、發爲求全之論、正所以愛桐珊、遊天懷白、能諒斯旨、當不以吾此篇、爲與二君相辯難、二君果愛芙蓉、吾尤望其勿專從捧字着想也、

報館茶房日記

（三十）（三） 燕環

編輯轉過眼來、微微一笑道、我不但認得他這個人、他就是變了鬼、變了畜類、我也能認出他來、你問我認得不認得、做什麼呢、那人道、你既然認得他、要遇著他、你要指給我認認、我好請他吃衛生丸、遠編輯道、這很容易、他就在不遠、我一指、你就認得了、說到這裏、我向那翁一看、好像在那裏發傷寒症哩、不知他眞正害人的威風、到那裏去了、祇聽他抖抖的、說聲我去小便、連忙走出來、我往他後身一望、見他長衫下截、濕了一大片、隱隱還有些黃色、但是他的妙文章、在那裏鼓動着、要作！作！作哩、（完）

乙庚本事

（十五） （求幸福齋主人）

紅樓讀後更無書。別有窮愁費掃除。世味禪機都悟透。與誰攜手返清虛。

試淚與弟弟譚小說、弟弟說、旣閱紅樓夢、男子皆做和尚去、女子亦傷心欲死、無他書可看矣、

本報特別啓事

□啓事一 本報創辦以來、至本年八月底止、業已二載有半、承各界不棄、銷路日廣、除隨神州日報附送外、單獨銷路、亦將達萬、三日一出、殊未足以副讀者雅意、茲[illegible]陽歷九月一日起、改爲隔日一出、每[illegible]見、仍不失晶字之原義也、特此預告、

□啓事二 本報自九月起、改爲三日兩頭見以後、報價改正如下、零售每張仍洋二分、定報、中國境內、每月三角、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日本朝鮮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票加一、凡閱神州日報者、附送不取分文、

□啓事三 本報定於陽歷七八兩月之間、發行擴充紀念增刊二張、八月三十一日、發行三百號紀念增刊一張、俾可於此二年半之間、出足三百之數、內容皆爲特別稿件、閱者幸希注意、凡訂神州日報、及直接訂本報一月以上者、贈送不取分文、在市上零購者照算、此啓、

□啓事四 [illegible]封面[illegible]聲明[illegible]編輯部收、勿用個人名義、否則如有遺失、概不負責、此啓、

殘禍

（續再） 老上海譯 [illegible]筆錄

茶桌上相打的人、聽見劇場裏起了大鬨、他們也不打了、都走過來看熱鬧、小章立在警察背後、喊道、不要拿假手槍來嚇人、警察聽見有人說手槍是假的、就走前一步、看拿槍的、還是不放、認爲眞是假槍了、就往召常三身上一撲、要去捉他、召常三見勢不好、一搬機鈕、拍的一聲、警察倒了、召常三心慌一蠹、從天橋上走過東面游戲場裏、出東面的大門、好教人疑心不到他、他聽見四面警笛亂吹、走路就有點慌張、被一個絲帽的警長看見了、跟在後面就追、追了一箭多路、看看追上、召常三回手又是一槍、警長又倒下了、召常三便逃得無影無蹤啦、場內亂跑的時候、那管事的、遇着唐子堅跑出來、認得他就是茶桌上相打的人、在後面暗暗跟着他、一跟跟到大花園弄、一爿紙店的樓上、管事的心裏恨他擾亂生意、連忙去報警察、說他是跟着兇手一齊逃出門的、他必定知道兇手的下落、警察局就派了十幾個人、帶着手槍、同拿大盜似的、教那管事的領着、走到紙店、警察先著一個人、上去探信、這個警察、走上去一看、有六七個少年、差不多都認得的、聽他們正在講說這椿事哩、警察道、你們既曉得情形、何不到警察局去報告呢、唐子堅素常認得這個警察、以爲他是說玩話、就答道、可以去啊、警察道、如此、就請一同去、唐子堅一看神色不對、連忙往後退、警察就把警笛一吹、那十幾個、一齊舉著手槍、闖到樓上、這些少年、都嚇的變了顏色、全學影戲上的手法、把兩只手舉得高高的、就算降服了、警察押了他們、走到警察局、局長一一問他的口供、曉得是由女人身上起的、就想從那兩個女人家裏、去根究罪犯、又問他們道、你們既然同那兩個女人熟悉、可曉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啊、這句話、可把他們問住啦、原來他們、雖然是同那FF、SS遊耍、不過在遊戲場會面、大菜館戲館裏聚首、旅館裏做秘密勾當、那裏會曉得他們的住址呢、一個個都呆的想、有一個恍恍忽忽、想起一個地方、好像是SS住的、說是在愛文義路、什麼里第幾號門牌、說的倒還詳細、警察局長、又派了十多個警察、押著那少年、坐了汽車、一直到了他說的那個地方、一看弄門也關了、好容易纔叫開、走到那一家、拿燈一照、門牌是對的、聽裏面鴉雀無聲、想必是都睡了、警察分著把牢前後門、有幾個將門弄開、輕輕走到樓上、預備捉人、往床上一看、原來是一對中年夫妻、把他們叫醒一問、全不是那回事、警察也楞了、就問那領道的少年、少年嚇得抖抖的、說是記錯了、警察也無可奈何、祇好對著那夫妻二人陪個禮、怱怱的敗與而歸、那一對夫妻、正圓好夢、被他們吵醒、還莫名其妙呢、那隊警察、回到局裏、再細細盤問捉到的少年們、纔從唐子堅口裏、問出余子和的住處來、這羣少年裏頭、有個唱新戲的、叫林大雅、剛剛卸裝、到總會玩耍、就被捉住、眞是冤枉哩、幸虧有個警察、認得他、並且當晚出事的當口、看見他正在做戲、因此竭力的保他、就把他先放了、聽說陸續捉到的少年、除了小寶、小余、小六、唐子堅外、還有個邵雲龍、是個買辦的兒子、一個李小寶、是個人販子、都是自稱FF黨的、什麼叫FF黨呢、就是FF老四的一隊情人了、又聽說FF的外國話很好、還會唱幾句外國歌、SS、一手的好鋼琴、跳舞也是出色的、因此二人、連起袂來、預備開一個極大的鹹水店、出賣國貨、吸收外財、這纔是愛國的理財家呢、（完）

勞工臭汗與美人香水

（花括）

大熱天的黃包車夫、在炎風赤日下奔馳、到了晚間、也不能洗一個澡、身上的臭汗、自然不可錯過了、遇着個十七八歲女郎、晚涼浴罷、到各處去乘乘凉、他要坐在車子上、催著車夫快快跑、快快跑、跑得快、便有涼颼披拂襟袖間、誰知風果然有了、却把車夫身上的臭汗、挾與俱來、一陣陣送進你鼻管、可憐那女郎、幾乎要嘔出來、幸虧他有一方手帕、這手帕上傾着許多香水、連忙按在口鼻間、方纔好些、然而一放手、這臭汗的氣味、又奪門而入了、青鴻有句話、說「我最怕十二點鐘以後、有人叫局、自己的車夫、照例不肯拉了、這買包車夫身上的臭氣、實在難當、十七塊錢一瓶的香水、用了不到五天、就沒有了、眞是要命」然而十二點鐘以後、你看大東、東亞、一品香幾家旅館之前、常常並香臭爲一組、逐隊而來、香的是妓女、臭的是車夫、臭的可憐、香的何嘗不可憐、照文話說起來、可稱羞痛可器、依白話講起來、也可稱他一個香水臭底上海社會、

北京悟善社之鑄爪

（五） （公體）

湘潭郭葆生、（八潭）本爲國民黨激烈分子、後爲段黨所羅致、乃軟化於北者、比則以大好官做之資格、爲悟善社社員之一矣、有人於某氏扇頭、見郭手書一絕句云、「旋旗直向五雲開、士女喧譁夾道來、羣吏莫辭迎送苦、將軍新破涿州回、」并注云、「此去年近畿戰罷、呂仙降乩贈吳子玉將軍詩也、清唷流利似不食人間烟火者、」愚按、詩之工拙不必論、所可怪者、呂既號稱仙籍、超然於塵壞之表、而其詩歌酬贈中之人物、猶是人間富貴之林、以視樊雲門易石甫康惠卿輩之器識與胸襟、殆復相去不遠、流俗勢利之見、雖神仙在所不免、於人類更奚責哉、噫、

京師稅務監督劉穗慶、以病商中飽、爲都人所訐發、有覬覦斯席者、挽人言於當局、謂非撤劉不可、劉乃揚言於外曰、『吾得神靈預示、今年北方仍大旱、較去年災情尤重、災民死者益多、吾滋憫之、日赴西直門外某寺撞鐘求雨、幸獲甘澤、一場浩刼、賴以挽回、其功實不在小、吾之設心如是、又豈忍病商者、』聞者咸嗤以鼻、而劉則津津言之、不自知其醜也、按「劉亦悟善社重要分子、其所謂神靈預示者、蓋卽乩壇之啊語也、其日赴某寺求雨者、亦乩壇之訓令使然也、諸如此類之事、不可勝紀、作僞心勞日拙、可笑亦可憐矣、

濟甯堂會談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陰歷五月廿七日、濟甯潘宅喜事演戲、我因友誼關係、曾往與祝、本擬作劇評一篇、以實晶報、但因所邀之脚色、祇小培艷秋韓世昌黃潤卿金少梅等、且天熱客多、男女兩班紊亂尤甚、故不願多看、遂未加評論、乃二八四號之晶報、所刊疑始君之「一隊名伶嗽嘴歸、」則竟謂有華樂吉祥同樂慶樂四班、前往演劇、此與事實殊不合、又謂梅蘭芳高慶奎皆同往、亦無其事、又謂艷秋演戲七八齣、亦誤、艷秋之去、爲瘦公所邀、祇三齣、第一日思凡、第二日樊江關、第三日能仁寺、第三日臨時又加演了一齣打漁殺家、

各脚色之戲價、皆預先言定者、固無爭執多少之事、即賞錢多寡、亦各有相當之點綴、凡配戲者、皆無向隅之事也、

疑始君既在北京、何以見聞不確、一至于此、獨未一覲日知小報之濟甯歸客談乎、（按此文不知何人所作、言者確鑿、要爲曾在濟甯躬與其盛者也、）

我方寫完、有一位朋友來、看見了說道『你又多事怎的？』我說道「他既說的不對、更事實相差太遠、我豈能不加以糾正、以告閱晶報的各位呢？』友說『話雖如此、爲知疑始君不是倚着凌霄君的內對付汪仲賢的老法子、說『我原是要想你把濟甯堂會說一說、那你豈不上當了麼？』我說『我本來要說的、因爲悶的日子太多了、所以纔不說的、既然疑始君給我這個機會、我且落得說一說、以盡我對於晶報的職務、這也不算什麼上當啊、』（雄註、疑始已更正了、）

致疑始

（子謬）

正乙祠中、久不晤教、頃讀商報、始知翩然南下矣、大著日出不窮、至爲欽仰、惟頃讀晶報所登拙稿、謂濟甯州堂會、戲份甚爲優裕、卽梅蘭芳所得、亦視尋常戲份爲少、等語、弟實憾之、濟甯州堂會、何嘗有梅蘭芳、而梅蘭芳更何從而得濟甯州堂會之戲份、蓋足下傳聞之誤、抑濟甯雖處遠邨、此雖無關宏旨、然足下刺探新聞之失實、弟不能爲足下諱矣、近寓海上、何妨過訪新惠示、以便通訊、悤曰順候起居不一、（雄代答、疑始已回京、）

□更正啓事 頃晤友人楊潤甫爲言「潤甫曾往濟甯照料演劇事、故知之甚眞、」濟甯演劇、請有譚小培邵壽伯等一組、黃潤卿等一組、程艷秋榮蝶仙等一組、韓世昌等一組、金少梅等一組、前往、戲價半爲他人所送「半爲潘氏自費、（因潘於各組、除他人所送各劇外、皆升另點を齣故也）而楊梅等亦以所索戲價過大、未在被邀之列、前者他友以濟甯演劇情事相告、微有異同、故僅後先投本報及商報各稿、皆涉及楊梅、恐遭指摘「特自行檢舉、以省筆墨往復之勞「（疑始）

□八月一日、發行擴充紀念增刊、閱者注意、

張丹斧鬻書例

丹翁擅漢魏平涂書、因隸草之奧、「讖害」入裴高石室記、遂得行楷之神、施於篆隸、「駭盡工妙、」爰爲擬例、以待知音、榜書每字一金、不論大小、聯帖四尺二金、加一尺加半金、條幅三尺一金、加尺同上、[illegible]袁寒雲訂、收件處、本報館、上海四馬路商報館、四馬路震亞書局、各大箋扇莊、

一年有半

（四七） （天笑戲述）

一路談話間、已到了東方旅館、到了自已房間、給了阿根三十塊錢的汽車錢、又另外賞了阿根三十塊錢、阿根稱謝而去、又說三少爺倘然要汽車時、只消打一個電話、吾阿根可以放車子來伺候、叔禮說我知道、他們表兄弟倆、便將今天所得彩銀一千五百六十二元八角五分、除去了汽車費及賞錢六十元之外、彼此朋分了、叔禮道、我們今天到那裏去遊玩、人家住在內地的、總說上海好玩、及至到了上海、實在覺得沒有地方可玩、伯濤道我倒不然、我並非要尋什麼遊戲的地方、但是我覺上海處處有研究的價值、三哥、你常來上海、自然不覺得了、我難得來的、便覺得上海究竟是個中國大商埠、一事一物、都有研究之餘地、所以我此番來、預備不論什麼地方、都要去見識見識、叔禮道好、我從前就是這個脾氣、凡是沒有到過的地方、我總想去一去、但是今天晚上的問題、便怎樣的解決呢、伯濤道、我們晚上就去吃小館子、吃過了就去逛遊戲場去、叔禮皺着眉頭道、我就是最怕到遊戲場去、所以那些新世界、大世界、不大與我有緣、既是老弟高興、我無論如何、一定陪你去、正兩人說着、那旅館裏的茶房、忽然送進兩張請客條子來、分授與何張兩人、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